

心灵小品

慈晖一思一泫然

□ 王广才

今年适逢恩师于希宁先生诞辰100周年。我生何幸，半个世纪前，负笈山东艺术学院(时名山东艺专)，得遇先生指点，笔墨得精进，眼界开宏域，心灵得润泽。

于老“才德勤修养，三魂共一心”的座右铭，是我辈拳拳服膺的天条。求学时，对于老师最深的印象，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在校时的师生往还，我的记忆与其他同门师兄大略相同。我难忘的，是毕业后与于老结下的几段翰墨奇缘。

1962年10月，于老应黑龙江美协之邀，前往举行书画展。其时气温零下20多摄氏度，白雪皑皑，主人殷勤邀于老游长白山镜泊湖。山林银装，野雉飞落追逐，瀑泻声震空谷，人迹罕至，四望茫茫，一片神仙境界。雪覆上到处是奇花异卉，于老随行随拍，不久，花卉满抱，情怀亦满抱。当时于老住在一个消夏木屋中，山风吹彻，满屋寒气逼人。于老手指冻僵，但始终画兴未减，整夜未稍懈怠。晨曦出来，于老已写得20种，即为一卷。他深感此行不虚，回校后曾以此稿让我们临摹。我认真摹写，保存了临本。“文革”中，于老的画卷原作被抄没。1993年，我回母校，将临本送于老寓目。于老回忆起30年前风雪之夜，尚觉精神抖擞，引为一生快事，并为临本作了长篇题赞，记述这段动荡岁月里的师生奇缘。

同年，于老亲自操持，捐画出

坊间纪事

购物季

□ 辛然

春天来了，这个月的工资无论如何都要花掉，以表达自己对这个温暖柔和的开始充满欢喜。跟同入微胖界的闺蜜逛服装店，进店的刹那就跟店员们达成奇怪的默契。一些老辣的店员，从表情就能看出自己是不是她们的目标客户，她们无视你，当你是一个不小心飘入店里的气球，那你也只能像个气球那样无声地飘向下一家。一些店员会上下打量你一番，然后摇摇头说，没有你的SIZE(尺寸)。遇到善良或者说锲而不舍的店员，除了上下打量，还会伸手在你腰间摸一把，或使劲看一看你的腿，或让你撩起衣服看看你的臀，然后肯定地告诉你：没有你的SIZE。闺蜜不止一次地表示，比起这样服务到家的方式，她宁可直接被一个白眼拒绝。只有没有经验的店员才会翻出那些大SIZE让你去试，我们对这种服务又感谢又同情，因为恐怕她要买空落空。在一些幸运的大SIZE充足的店，我们开始有了身份，比如美女、姐，其实就是棘手货。会有经验丰富的店员给我们找出蝙蝠袖、欧美码、中低腰这种容忍身材缺点的款式。当我们怯怯地要求试一件有型有款的，眼中闪过一丝犹豫后，店员会用“试试你就死心了”的微笑递上最大SIZE。

当我俩没买到一件合适的衣服时，就会去超市泄愤——当然，我们不是捏康师傅、上好佳的“捏捏族”——按照闺蜜的说法，衣服买不到，超市的东西我总能买吧！钱没花出去，和年没拜出去一样郁闷。超市真是个安慰人的地方，除了商品任挑，还可以轻松说话。一边往购物车扔食品，一边对某个人品头论足，

时尚辞典

愿意输给对手

□ 王玉卫

在去年那瓦拉举行的越野赛赛场上，曾经夺得2012年伦敦奥运铜牌的肯尼亚选手穆塔伊尔奋战役酣，他一直遥遥领先地跑在队伍的最前面，且与众多选手保持较大距离，“穆塔伊尔，加油！”粉丝们发出阵阵呐喊。

还有10米，眼看穆塔伊尔就要胜利了，可他却鬼使神差地放慢了脚步，原来他误以为已经到达了终点，所以一副轻松自如的样子。向大家挥手致意时，好多粉丝焦急万分地向他大喊：“快跑啊！还有10米呢！”可穆塔伊尔听不懂异国语言，根本不知道粉丝们们在喊什么，依旧道途地放慢着脚步。

这时，24岁的西班牙选手费尔南德斯·安娜亚已从穆塔伊尔

资，为我在学院“名人画廊”举办展览，并亲自出面广邀各界名流前来观展。于老还亲自撰文在媒体上褒扬我这个当时还远在西北的老学生，不留余地地夸我树立了“高原山水画样式”。于老深具“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古风。

于老对我的绘画主张“哲而思，思而变”给予首肯。画展前选画，他蹲下看我的画，细细询问笔法墨法。他毫无保留地对弟子的抬爱，如日月，无所不照。他的慰勉和告诫始终在我耳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艺术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

无巧不成书，大概岁月总要留下一些痕迹供后人怀想。当于老为画展致开幕辞时，30多只仙鹤飞临济南展场上空，盘旋飞舞，良久不去。众人都昂首观望，纷纷祥瑞，于老即席赋诗云：

昆仑莽莽卅年征，古牧耕耘眷恋诚。笔理缘由寄化雨，图成终吐抒豪情。泉城艺苑展风采，历下晴空群鹤鸣。磨砺魂飞感日月，犹待星斗吻苍生。

之后，于老手书此诗赠我。至今读来，犹感于老从未离开画坛，他的风骨永在。

于老生前常说，精神不倒。我们这一代及门弟子，会永远以他为丰碑，延续他的精气魂魄，以坚毅的人魂熔铸画魂，努力做到精神不倒。

强词有理

惯力吗

□ 夏学杰

微博上流传这样一个段子：公交车上，一个小学生拿着寒假作业本对妈妈说：“妈妈，我的寒假作业太多了。”他妈妈拿过来翻了几页，然后直接把作业本撕了，扔出窗外。一车人包括那个小学生都看得目瞪口呆。只听他妈妈潇洒地说：“老师问，你就说爸爸妈妈打架，妈妈撕了作业本！”

看后，我对这位辣妈的举动既敬佩又感动。记录此事的作者评述道：有这样老妈，是多少学生的梦想！可是，我又不教学这位辣妈的做法，我担心开学时儿子交不上寒假作业受处罚，至少我觉得不会不了了之的，也许老师会让孩子再买本寒假作业，回家抓紧补上。因为，寒假作业不光老师检查，学校管作业的诸如教务处也要检查。

一位朋友在初中教书，她跟我讲，有一个孩子的家长跟她说：我孩子能学啥样就啥样吧，我们也不指望他怎么样。这位老师心想：说得也对，我对自己的孩子也抱着类似的想法，只要能健康成长就行。

于老即席赋诗云：

纸上博客

春天的碱花

□ 苏生

故乡的春天，田野的碱花是别样的景色。当温暖的春风吹过，麦苗返青、小草露头时节，田头、路边、水塘、河堤外，全是一片浅白的，松软的，略带一点儿苦涩味的碱花。起初是若隐若现，若有若无，不几天就铺陈大地了，像初霜，像落絮，像鹅绒，把青苗、油菜映衬得格外娇嫩可爱。

最是那有月的夜晚，水银泻地般的月光与碱花一色，野外平添了一份静谧、清冷和惬意。越陌度阡，仿佛仙境一般；月挂柳梢头的时分，整个大地、村庄和田田，全都沉浸在一片朦胧中，如诗、如画，如梦。

碱花，本是盐碱地地表返碱形成的盐碱土。在老辈人眼里，它是贫苦的象征。盐碱地里，庄稼瘦得可怜，种什么薄收；盐碱土制坯烧不成砖，房子今年盖了明年倒，过不了一个夏天；盐碱洼里的水是苦咸水，村里的后生都长得蔫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命啊！哎，苦也碱花，贫也碱花。

做梦都想改变这种命运。早些年，乡亲们不断寻找改良碱地的办法。先是大量播种耐碱的青藤植物，像苕子、苜蓿之类，然后翻耕于地下，增加土地有机肥；后来有了灌溉条件，引水洗碱，水旱间作，改良土质，昔日不毛盐碱地，变成了丰产田，亩产过千斤啦！每每春风吹来的时节，路边的碱花还会如期而至，但是地里的庄稼又肥又壮，乡亲这才有心思回眸那地里的碱花，盐碱花可奈何我？哈，甜也碱花，美也碱花。

孩提时听老辈人讲故事，说这盐碱地底下有白精灵，在夜晚没人的时候出现，像白兔、白猫、白羊、白狐狸，没人说得准，自有运气抓住了它就得了银元宝，就发大财了。有人活灵活现地说看到过，就是没抓住。夏秋季节，夜晚行走在青纱帐中，田间

比赛结束后，费尔南德斯输了，但他并不后悔，他说：“我只做到了该做的事情，穆塔伊尔才是真正的冠军，如果他没有看错终点，我根本不可能超过他。”

费尔南德斯·安娜亚因为赢得了运动精神而输掉比赛，但他却赢得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当下，几乎找不到像费尔南德斯这样的人，他给我们上了一堂真正意义的“体育课”。

人在旅途

那是一件浩大的工程，当家里有一张以上等待吃饭的嘴，厨房恍如战场。年轻人听从着年纪较长者的指令，锅碗瓢盆齐飞，当下就算有十来只手都不够，大灶上的水持续滚着，是一锅熬煮了一个小时以上的高汤，加上切片的老姜，香味四溢，柴火持续添加，去掉血水的鸡肉和纯正米酒一起放进高汤里，高汤里原本的鸡架子被拿起来，仔细地挑完所有剩余的肉，就被拿去当小狗旺财晚餐的配菜了。冬至过后的气温更是低了许多，厨房里的一群人正大把大把地拭去大滴大滴的汗水。红烧鱼特有的香味传来，有人忙着起锅，有人忙着呈上盘子，盘子里一放好肥滋滋的鱼，马上被端到一张大圆桌上，桌上已经摆好碗筷，碗筷数量惊人，有十来套之多。

有人洗好了菜，另一个马上接着切，切好又换人炒。带着水滴的绿色叶子碰上热油，一阵劈里啪啦，随即传出一阵菜香。几道青绿的蔬菜一一盛盘，热豆腐滑嫩滑嫩地在浅碟子里摇曳，三色蛋蒸出了燕窝，东坡肉也裹得透彻，木桶里的白米饭粒分明地裹着一层油酱，圆桌上剩下的空间不多了，只差一锅汤……汤煮好了，装在一个深罐里上了桌，一餐终于大功告成。

一家人围着吃饭，从热气氤氲的餐桌上看到对面的人，就像在眼睛里装上了一层柔和的滤镜，蒙眬的视线让表情都柔软

了，我也不想让孩子太累。不过她转念一想，我要是放松孩子的学习成绩，孩子轻松了，部分家长满意了，可是校长不干了。

不知道，校长是不是也这么想呢，我也不愿意孩子和老师这么累，可是不狠抓成绩，学校就会丢名声，以后招生就困难了，更重要的是教育局不允许。

然后，教育局又会不会如此想呢？我们要放松了应试教育，中考、高考成绩下来了，怎么向区领导交代呢？

就这样，在应试教育潜移默化地指挥下，区里压教育局，教育局压学校，学校压老师，老师压学生，如此一环扣一环，孩子身上的压力变本加厉。幼儿园、小学别没什么升学压力，为何孩子的作业也这么多？除了惯力，我想不出别的答案。因为有时似乎已无关应试教育。

这样的惯力，在别的工作领域也有。比如写稿吧，记者写稿不合格，编辑不答应，因为编辑的后面是主编，编辑放松对稿子的把关，会挨主编训。我们单位老记

财神爷的粗腿儿，从此命运改变啦。

那地头时不时冒出来的碱花与黑乎乎的石油一样不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吗？真的有“白精灵”！嘿，喜也碱花，富也碱花。

自从发现大油田，家家姑娘后生都到油田和油田开发区打工去了，地里先是老头老太太抬掇，后来，渠毁了，水干了，老头老太太也干不动了，地里又开始冒碱花；盐碱窝里留不住金凤凰，老的守村，年轻的住到城里了，村上少了人气，房子也没人修，越来越稀拉，甚至有几分破落、凄凉，房前屋后又冒出碱花。哦，又见碱花，又见碱花！



记不清什么时候起，村外来了几支“打井队”，乡亲们纳闷，长江水都流过来了，咋还用这捞什子？不几日又见装上“磕头虫”。妈呀，铁管子咕嘟咕嘟往外冒黑油。乖乖，原来有碱花的地方是这么回事儿，盐碱地底下坐着个大油田呀！老祖宗好眼力啊，几百年前就找着这地方，给子孙后代守着亿万资财，一代一代挨冻受饿、吃苦受累、繁衍生息，守着这片贫瘠的薄地，骨骸被盐碱腌烂了也没挪过地方，何其毅然决然，祖宗万岁！再看附近庄稼长得好的那几个乡，前些年神气够了，什么亩产过千斤啦，村村盖瓦房呀，家家娶了俏儿媳妇，这回装啥啦？叫什么叫来着？羡慕嫉妒恨！土质好管什么用？种庄稼还是富不了，得靠地下有宝。盐碱地的爷们，如今靠油田抱上

者常跟新记者说，你们现在幸福了，没碰上老编辑。以前的老编辑特别严厉，经常叫记者把稿子改来改去。记者如果屡次改不好稿子，老编辑就将记者的稿子拿到主编那里，数落记者一番。记者每次交稿都提心吊胆的，递上稿子就跑，生怕被老编辑当场“指导”一顿。一位年轻记者因为总挨编辑说，焦虑得满脸起疙瘩，嘴唇上长泡。而我当了编辑，有些稿子上出现的问题我能解决的，就自己解决了，不太为难记者。我与老编辑对待记者的态度不同，可能源于时代的不同导致人的观念的变迁，也可能是源于我不奢望什么前程，不争，所以能淡然。

一环扣一环的惯力，最终苦了孩子和家长。孩子有时还能跟家长耍赖，留给家长的只能是进退维谷。我常常对人说：附近没有村小学，有的话，我就把孩子送到那里，因为村小学一般功课不紧。一位同事看见儿子整天被课业压得连个笑模样都没有了，气得总说不送孩子上学了，待在家里，自己教。孩子的母亲说：可是，你

手机语文

小隐于Q

□ 彭胜发

隐士有大小之分。小隐隐陵菽，大隐隐朝市。历史上因隐居而出名者众多。

陶渊明曾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从此便得了“千古隐逸诗人”之美称。陶渊明是先做官，后倦于官场了，便隐居山林，驰骋于山水之间。

“二十文章惊海内”的李叔同，少年时才华横溢，美术家，音乐家，编辑，戏剧家，种种身份集于一身。人到中年却突然转身，剃度为僧，终成一代大师。弘一法师李叔同之沉寂，皆因看破红尘，灵魂更需要宗教来安抚。

到底何为隐士，隐士就可以称为隐士吗？这不妨细细道来。“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首先必须是知识分子，不仕，不出名，终身在乡野，或遁迹江湖。自古以来隐居的人无数，然而能有隐士之称则相当少。

天地阔，贤人隐。在古代，真正意义上的隐士是指，有才能、有学问，能做官却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之人。

魏晋时期最有隐士之风，文人放浪形骸，率性而纯真。东晋名士王徽之雪夜饮酒，忽然想起朋友戴逵，十分想念，便起身冒雪乘船前往，快到时却又折途而返，船家疑惑，王徽之言，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当时门阀氏族之争剧烈，知识分子一旦卷入门阀氏族斗争的旋涡，就很难自拔。如此情势之下，知识分子抱逃避的态度，是值得理解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既然不能来实的，那我们就来虚的，探究玄理，乃至隐逸高蹈，就是其表现。

细想，陶渊明倦于官场，可隐居山林，寄情于山水；弘一法师看破尘世，可出家为僧，接受宗教的安抚；魏晋文人则居家中，清谈玄学之道，而我辈凡人，每日为生奔波于奔命，倦怠之余，只能挂在网上，小隐于Q了。小隐于Q也是一种隐，至少也说明一种沉静而不浮躁的心态，这于喧嚣而欲望沉浮的现代都市，恐也十分难得。

游子吟

□ 吕传彬

一

送的那一刻，递上一个亲手做的、还温乎乎、沉甸甸的便当，一心向往外飞的孩子却觉得又多了一件行李要带。

等到心理年龄有所成长之后，孩子吃着随手可得的微波食品，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想起过往才明白，那温乎乎、沉甸甸的便当，装的是满满的，爱的重量。

三

在外地工作的游子，出租屋不过是一个暂时遮风避雨的地方。外卖是基本配备，饮食不均衡是常态，总要在受到肠胃抗议之后，才会认真考虑是不是要找一个有厨房的屋子？只要能做简单的烹调就行。

换了一间房子，感觉焕然一新，但实地要做时，他才发现光有瓦斯炉不够，起锅还需要一个平底锅和一只勺子。小试身手，煎个荷包蛋应该很简单，他想。但是，当他终于笨拙地将蛋壳挑起来时，焦味蹿了出来，用勺子翻面的结果一塌糊涂。最后，那颗蛋熟了，却不是荷包蛋。他把糊掉的地方挑一挑，姑且以炒蛋称之。经过荷包蛋变炒蛋的事件后，他看的书籍类型增加了食谱这一项，这才知道第一步是热锅，第二步是放油，第三是等油温上来之后才能放食材。有了初步的概念，他再度自信满满，继续尝试，从失败中学习，从过程中积累经验。他不时想起阿嬷说过的大家族的料理方式，也怀念小时候母亲做的那些仿佛艺术品的美食，想着他身为两人的血缘关

系者，厨艺应该不会太差。

当假期来临，游子回到母亲所在的家乡，得意地说自己要去下厨，要做出五菜一汤让大家瞧瞧。准备期间，他婉拒母亲伸来的援手，要母亲在一旁好好休息，不然出去做个头发也好。晚餐时间，家家户户传出锅铲碰撞的声音，随之而来的是阵阵香味，隔壁煮了鲑鱼或卤了猪脚，一闻就知道。母亲顶着新发型回来，看到餐桌上还空着，有点担心了。游子笑着要母亲别紧张，再五分钟就好了。母亲带着五分钟可以在空无一物的餐桌上变出五菜一汤的狐疑到客厅等待。

五分钟后，游子喜滋滋地宣布晚餐已经做好，可以开饭了。但是当所有人在餐桌前聚集，桌上只有一锅冒着腾腾热气的汤。所有人你看我我看你，最后还是母亲开口了：“五菜一汤在哪里？”

“这里呀，五种菜加上主食材煮成一锅营养丰富的汤，别小看它，我还讲究了五行呢！”游子指着那只锅汤，得意洋洋地说，这是他尝试过烧焦、被油烫过之后的总结，将所有食材洗净、切过之后，全部丢到水里煮滚了，关火前再滴几滴香油，是最方便、快速、安全的料理方式……母亲感觉安慰了，因为出门在外游子就算个子长高了，但终究是孩子，而孩子，都还很需要妈妈的。

游子天真地笑着，如小孩一般。